

开封到纽约：触碰不到的“距离”之美

文/大河人

开封，黄河之边，郑州之东。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但这是个多风的城市，久居开封，也逐渐地学会了这样的一句俏皮话：开封开封，开门见风。每年隆冬，凌厉的黄河风犹如魔怔一样，不断地向这个小城倒灌。

这个长居人口有500多万的城市，从影视剧《包青天》到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早已为世人熟知。开封，一座漂浮的城市，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昔日的繁华落尽，唯见今日的大宋遗风。没落，并不是它的宿命；但复兴，也不是其招牌。走在斑驳的城墙之下，抚摸历史的痕迹，汴梁河静默不语。如今的开封，一辆骑行车足以成为你便利的交通工具，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恬淡和日渐式微的影响力。

这个城市既有昔日的繁华，但为何现在却沦落到如此的境地？也许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公元十一世纪，开封是宋朝的都城，那时其人口已超过了100万，可谓盛世盛都，相比之下，那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人。在古代的开封，大街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摩肩接踵，骆驼队从丝绸之路带来各种货物，茶馆和餐馆生意兴隆。开封那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数百名犹太人。沧海桑田，如今的开封的确不如往昔。

《清明上河图》：不过是开封的黄粱一梦

清晨，熟悉的贩卖各种小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的胃有福了。这是一个吃的城市，地处黄河边，这里有的是各种面食。出门不用走多远，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可能都会让你的胃充满满足感。张择端在其名作《清明上河图》中刻画了昔日汴京的繁华，而今过去N个世纪，时间仿佛在这个小城凝固。古式的建筑风格、居民友善的风格、与世无争的城市哲学，这些仿佛也是这个城市不再改变的主要原因吧。

既然已经无法改变太多，就用一种平淡的生活态度去认真的过好每一天。作为一个城摞城的古都，孤独的开封已等待多年，昔日的繁华更多像是黄粱一梦。距省会只有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如今的开封更多的是一种从属的配角角色。

处于黄河之滨，开封既受惠于母亲河但也颇受黄河的祸害。黄河这2000多年当中，改道一共1590多次，其中多半都是在河南境内。到了北宋末年，在河南北部出现决口，使黄河由北流改为南流。自此之后，河南省频繁受到黄河灾害的影响。在开封有“层流层”这样一个世界奇观，但很少有人去了解这样一个奇观却隐藏了无数的苦难，很多的人民被淹没在下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之所以有这样的奇观，是因为历史上开封多次受黄河决堤、泛滥、淹没造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开封在自北宋繁华之后的落寞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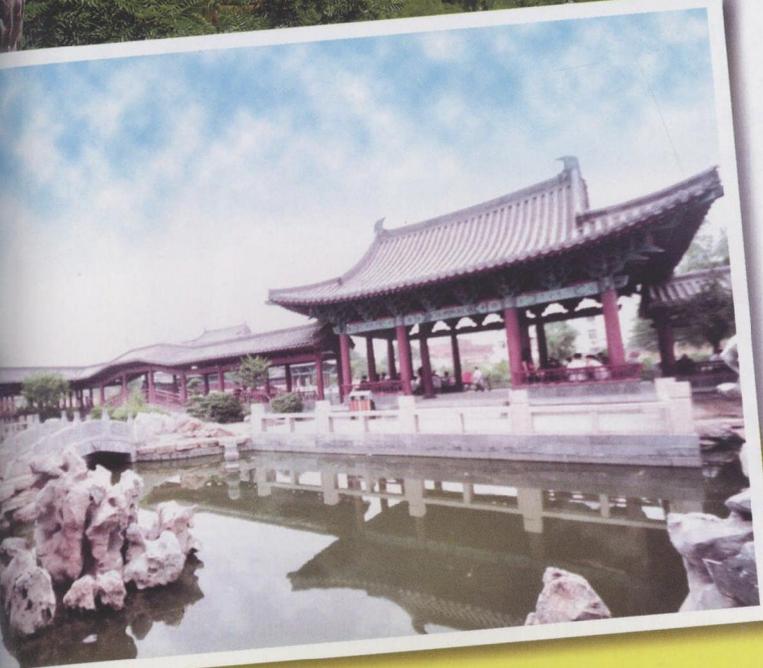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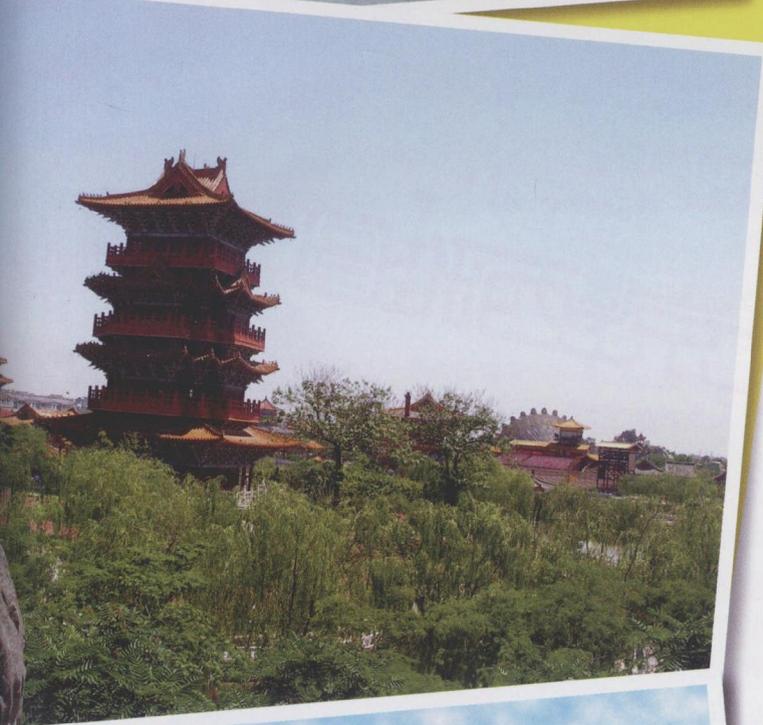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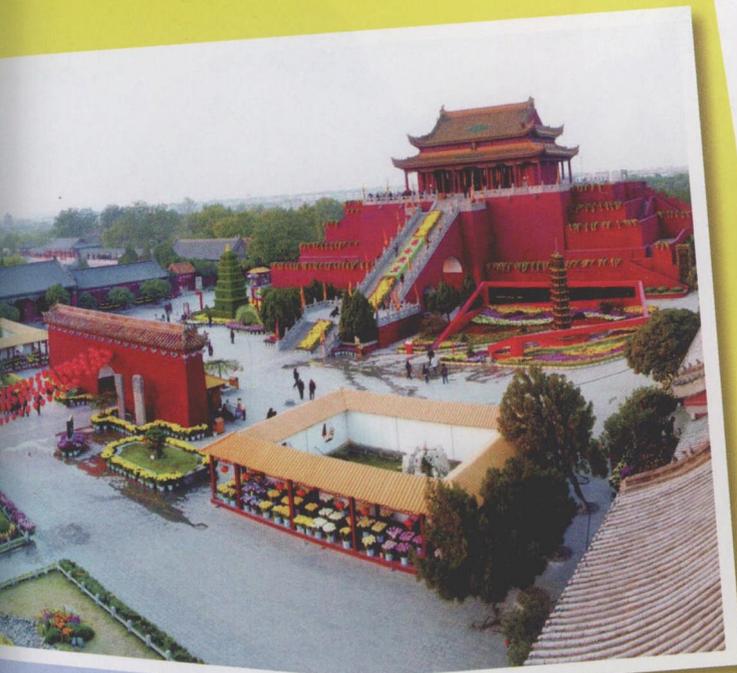
夜已深，街道上依然是星星点点，各种酒令和吆喝此起彼伏，这是一座温情的城市。在醉与醒之间，烦恼如泄气的皮球，找不到踪影。茶楼上依稀传来几声漂浮的腔调，在这样的寒夜却有一种绕梁的感觉。

《纽约时报》：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云烟

2005年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在评论版中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云烟》。这篇文章回顾1000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衰败的历史，将纽约与开封相提并论，更多的是一种古今对比的意味。今日的开封也许早已不是纽约这样的大都市的竞争对手，但除此之外，开封繁华之后的恬淡却是纽约无法比拟的。

当然，社会的发展需要财富作为积累，但作为前朝的没落城市，开封并无过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但这样的开封何尝不是经历过繁华盛极而衰之后的另外一种韵味





呢。在开封没有很多的汽车，自行车是最好的选择。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骑着自行车绕着古朴的城墙散心，在这种恬淡的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对于真正幸福的追求。

开封比不上纽约的汽车，比不上纽约的人，比不上纽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彼时的纽约的人真的都是幸福的吗？后工业时代的雕琢痕迹在每个快速兴起的城市都会留下太多的城市病。当我们向往大城市的空调房时、呼吸PM2.5的尘埃时，也许才会明白生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驻足停留，依稀能够感觉到从开封根底深处生长的文化气息，即便是不再辉煌，也散落着一身的淡定从容。像一段沉睡的历史，偶尔被周遭的喧嚣惊醒，复又闭合双目，营造属于自己的梦境。近了又远去，飘摇荡漾，却总是激起世人无数的猜测。

《鸡犬不宁》：真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以开封为背景拍摄的电影《鸡犬不宁》中，开封出现的场景有：繁塔、鼓楼广场、河南大学、包府坑沿、宋都御街、长途汽车站、鼓楼广场西北角茶楼等。在这些所有的场景中，开封的破败毫不掩饰的被放大，在影片中，小香玉扮演的大红说到：“真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也道出了相当一部分开封人的心里话。

影片中不景气的豫剧团，近乎就是在影像当下的开封市。豫剧团中的每一个人，在面对吃饭、求生的艰难处境时，各自寻求办法。马三斗鸡、素梅深圳走穴、刘兵开照相馆、四海贩狗、董团长拉赞助，这些不都是当下开封时局的写照吗。“郑汴一体化”、“旅游强市”等口号炒地惊天动地，可开封依旧在加速下滑。开封现如今又提出“工业强市”，招商引资上项目，想尽一切办法让开封止住下滑的态势。但马三们搞副业仍然难以摆脱困顿，依旧无法寻找到精神归宿。影片最后在师父结婚的喜庆氛围中收场，马三们也都“改邪归正”，回到往昔带来快乐的精神家园。至于豫剧团的出路、前景，影片没有给出交代。开封，毕竟已经成为《纽约时报》美国反省的佐证，未来在哪里，谁人知道？

社会在发展，每个人都会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痛苦的生存，极力改变着自己的现实状况，但又因改变而惶恐不安地适应着所有的不适应。如斯，开封又何尝不是呢？**PR**